

中华大藏经版《续高僧传》在文字学研究中的价值

李明龙

(四川理工学院 人文学院, 四川 自贡 643000)

【摘要】《续高僧传》在汉字的形体演变, 汉字文化及文字学史等方面具有较大的研究价值。

【关键词】《续高僧传》; 文字学; 价值

【中图分类号】B948; H1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1883(2012)01-0001-04

藤善真澄说:“如果南北朝及隋代唐初佛教史的决定性数据基本上出道宣编纂的著作, 那么, 对其进行严谨的分析和整体的把握, 就是必不可少的了。”^[1]藤善先生所说的“道宣编纂的著作”主要指《续高僧传》(下文简称《续传》)。《续传》是唐代高僧南山律宗的创始人道宣所著的一部释家高僧传记, 上起梁武帝初运, 下迄唐高宗麟德二年(665)。记录了140间近400位高僧的生活事迹, 是研究中古佛教史的极重要的典籍, 也是研究当时语言的重要语料。

《续传》在其写成后一直存在于大藏经之中未有单行, 只是到了民国才有单刻本, 名为《续高僧传二集》^[2], 现金陵刻经处印有《高僧传》合刻本, 分为《高僧传初集》(梁)、《高僧传二集》(唐)、《高僧传三集》(宋)、《高僧传四集》(明)四部, 其中《高僧传二集》就是《续高僧传》。该书为板刻, 宣纸印刷, 线装, 十册二函, 板心均有“高僧传二集卷××”字样。以扬州瓦厂本为底本^[3], 共四十卷, 可称金陵本。据蔡运辰《二十五种藏经目录对照考释》, 二十五种藏经皆收《续传》。^[4]以上版本分为三个体系:

(1) 中原系: 开宝藏、碛砂藏、高丽藏、赵城藏、频伽藏^[5]、南藏、缩刻等十六种均为三十卷。

(2) 南方A系: 崇宁藏、毗庐藏、天海藏、义门藏、缘山藏为三十一卷。

(3) 南方B系: 北藏、嘉兴藏(径山藏)、清藏为四十卷。^[6]

(按, (2)、(3)其实在大藏经中均属南方系, 此处为好区分《续传》卷次的差别, 故分为A、B两系, 这不是从大藏经的角度进行划分的。)

关于其它问题本文不作讨论, 现仅就中华大藏经版《续传》的文字学研究价值进行讨论。中华大藏经是以赵城金藏为底本, 如果有残缺, 则以同属中原系的高丽藏进行补充。赵城金藏是金代河东南路(今山西省南部)民间集资刻的一个版本, 属宋开宝藏的翻刻本。中华大藏经版《续传》保留了唐

代写本的书写风格, 保存了大量的文字形体, 在文字学研究中具有重要的价值。具体表现为:

第一、可以为文字演变规律提供材料。

文字的演变是有规律可循的中华大藏经版《续传》保留的大量字形为我们研究文字规律提供了可靠材料。其中最典型的是异体字的演变, 如:

(一) 类化异体字。

类化异体字就是受字符上下、左右、内外等参照结构的影响而使部件趋同而形成的异体字^[7]。如:

1. 顛——颠

午后还上, 初无堕。(卷十九, 释智藏)

按, “顛”是“颠”的俗字。《字汇·八部顛》: “顛, 俗颠字, 与颠同。扬雄《并州牧箴》: ‘太上曜德, 其次曜兵, 德兵具顛, 靡不悴荒。’”浙藏敦煌文书027《大智度论》: “以顛倒心起属业报果。”“顛”是“颠”右半部“页”受左半部同化而形成的俗字。

2. 比——北

乃超步京邨, 比悟燕赵。(卷二一, 释昙隐)

按, “比”是“北”的俗字。“北”可写作“比”, 见096《双恩记》: “在上茅东比十五里。”“比”左半部受右半部同化, 于是变成“比”

3. 傑——杰

而幼抱贞亮, 夙标雄傑。(卷二二, 释智首)

按, “傑”是“杰”的俗字。“杰”可以写作“傑”, S.2832《愿文等范本·亡兄弟》: “文傑词雄, 百姓畏而爱之; 忧恤孤寒, 得一言而获暖。”右上部“丰”受到左面“歹”的影响而类化。如唐碑《马府君墓志》: “奉絜归我。”^[8]《新集藏经音义随函录》卷二九《弘明集》第九卷“桀怀”条, “桀”作“絜”。均为类化结果。

4. 儒——儒

其中高者, 僧休、法继、诞礼、牢宜、儒果等是也。(卷七, 释道宠)

按, “儒”是“儒”的异体字。P.2173《御注金刚波若蜜经宣演卷上》: “遒凝睿思, 畅述儒道。”《五经文

收稿日期: 2011-10-16

作者简介: 李明龙(1968—), 男, 四川德阳人, 博士, 讲师, 主要研究方向为中古汉语。

字·人部》：“儒，作儒。讹。”《干禄字书》：“儒，上通，下正。”“儒”右上部“雨”受右下部“而”同化而变成“儒”。

(二)简化异体字

所谓简化异体字是指比正字少了笔画的异体字。这类异体字包括省笔简化异体字，省旁简化异体字，换旁简化异体字等。如：

1. 宜——宜

故有法相之宜兴，俗务之宜废，发谈奏议，事无不行。(卷十六，释僧实)

按，“宜”为“宜”之异体字。《玉篇·宀部》：“宜，今作宜。”《字鉴·平声上·五支》：“宜，鱼奇切。《说文》作‘宜’，所安也。从宀之下一，之上‘多’省声。隶作‘宜’。凡‘谊’、‘迭’之类从‘宜’。俗作‘宜’。”“宜”省略宀上之点由来已久，在《睡虎地秦简》中“宜”就写作“宜”，在汉《史晨碑》中隶书作“宜”。其它如：

2. 寇——寇

至隋季多难，寇贼交横，民流沟壑，死者太半。(卷二十，释智超)

3. 窟——窟

仁寿下勅令置塔于慈州之石窟寺，寺即齐文宣之所立也。(卷二六，释明芬)

4. 遍——遍

故颺之临刑，遍礼十方，口咏《般若》。(卷二七，释智命)

5. 雍——雍

开皇六年随迁入雍，住兴善寺。(卷二六，释静凝)

6. 褊——褊

末为灵曜褊隘，更求闲静。(卷二六，释智顓)

7. 文——文

博览经艺，文义洞开。(卷二十，释慧斌)

从以上分析我们可以看出，在《续传》中，如果一点在中间，常常将其省略，从而形成异体字。这可能跟书写美观有关，由于书写时上面一点很孤立，不好处理，于是在不影响语言表达的基础上将其干脆省略。

第二，可以为某些字的字体演变研究提供材料。

张涌泉先生曾说：“汉字历经几千年的流传演变，在这漫长的流传过程中，不同的字体，不同的时代，甚至在不同的人笔下，字形的结体往往会呈现明显的差异。”^[9]《续传》保留了大量这方面的文字材料，可以为研究字体演变提供线索。

1. 猛

渴求道情猛，欣所闻见。(卷二三，释静蔼)

此“猛”应是“猛”之俗体。《续传》卷二十三“释僧猛”中。“释僧猛，俗姓段氏，京兆泾阳人。”“昔魏文西位^[10]，勅猛在右^[11]寝殿阐扬《般若》，贵宰咸仰味其道训。”此句中“猛”作“猛”，而在其它句子，如：

(1)猛退屏人事，幽栖待旦。

(2)猛分为九十五门，后退一乘，更进三十有生之善。

(3)黄中^[12]之徒纷然构聚，猛乃徐摇谈柄，引敌深涡，方就邪宗——穷破。

(4)以猛年德俱重^[13]，玄儒凑集^[14]，追访至京，令崇法宇。

以上句中“猛”均写作“猛”，可见，“猛”应是“猛”的俗字。《王昭君变文》：“猛将降丧，计竭穷谋。”项楚先生注：“‘猛’当是‘猛’字形误。”黄征、张涌泉二先生注：“‘猛’原录作‘猛’，徐校：‘猛’当作‘猛’。”《经律异相》卷二一“提婆达多先身杀金色狮子”：“王闻是语，悲喜交怀，信心益猛。”(T53/116a)此“猛”字中华大藏经本也作“猛”，与《续传》正好可以互证。

“猛”变成“猛”是草书楷化的结果。“孟”在《新集藏经音义随函录》卷二十六《集古今佛道论衡·论文·卷甲》“孟轲”条中草书作“孟”。同上卷二十九《弘明集》第八卷“孟轲”条作“孟”。而在S.388《正名要录》“正行者楷(楷)，脚注稍讹”例中，“孟”讹作“孟”。在《唐清河郡夫人张氏墓志》中又进一步讹作“孟”^[15]。可见“猛”讹为“猛”是草书楷化的结果。《新集藏经音义随函录》卷二七《高僧传》卷十四“僧猛”，“猛”又写作“猛”。

2. 遥

杨都道俗闻志此告，皆遥礼拜。(卷二八，释智湛)

“遥”应是“遥”的俗字。“遥”的右上部“夕”在隶书中可以放得很平，如《张平子碑》：“逍遥故墟。”^[16]续古逸丛书本《龙龕手镜·口部》：“痾(俗)嚼(正)，渠遥反。不知也。二。”其中的“遥”写作“遥”，高丽本《龙龕手镜·虫部》：“蚤(俗)蠹(正)，音离，又音螺。瓠瓢也。又音礼。蠹吾，县名也。瓠音胡，瓢音扶遥反。二。”其中的“遥”写作“遥”。这一结构很容易讹为“𠄎”，从而变成“遥”。高丽本《龙龕手镜·人部》：“召，市遥反。”其中的“遥”写作“遥”。然而行均在“遥”字条中却未收此字。

3. 髡

仁正致怀，声色无染，受持戒护，髡咏文言。(卷

二六,释道生)

按,“𦉑”应是“耽”的讹字。“耽”与“𦉑”同。“𦉑”在俗写中可写作“𦉑”,如S.527《显德六年正月三日女人社再立条件》:“若本身死亡者,仰众社盖白,𦉑拽便送。”也可写作“𦉑”,如S.6981V《十恩德》:“弟一怀𦉑守护恩,说着起不苏。”书手很可能是在书写该字时误将“尤”写成“九”,由于最后一点不好再放到弯钩外,于是干脆点到中间,从而变成“𦉑”。

4. 𦉑

加以明解经论,每𦉑^[17]元席,文义弘远,妙思霜霏,难问锐指,擅步漳邺。(卷二十,释道昂)

按,从文章意思分析,“𦉑”应是“升”的讹字。“升”可写作“𦉑”,如S.512《归三十字母例》:“审:𦉑伤申深。”最后一笔如果靠近左撇向右弯曲,就可能变成“𦉑”。佛教文献中有把竖笔写成弯钩的例子。如《新集藏经音义随函录》卷一二《增一阿舍经》第三一“屈𦉑”,“申”写作“𦉑”。《龙龕手鏡·人部》:“𦉑,音申。”“𦉑”即“伸”字。

5. 𦉑

师友𦉑累,恚恨日殷。(卷二三,释道安)

按,“𦉑”是“致”的讹体。“致”可以写作“𦉑”,如《续传》卷二四“释法琳”：“方欲兴上皇之风,开正觉之道,洽𦉑太平,永隆淳化。”也可以写作“𦉑”,如卷二四“释慧乘”：“今将叙大𦉑,理具礼仪。”如果右上方一横丢失,就可能讹为“𦉑”。

除以上五个字外,《续传》中还有许多俗误字,这些字前贤尚未对其进行讨论,因此研究清楚这些俗误字的变化,对汉字学研究是有积极作用的。

第三,可以为汉字文化的研究提供新材料。

汉字是极为独特的文字,其本身的结构,包含着丰富的文化信息。郭沫若曾经指出“舍中国古代文字,无由洞悉中国古代社会的真相。”^[18]《续传》丰富的文字材料为我们研究汉字文化提供了条件。

《续传》中出现了多处缺笔避讳字,为我们研究避讳提供了材料。如:

1. 𦉑

(1)迁既为帝王挹𦉑,侯伯邀延,抗行之徒是非纷起。(卷二八,释昙迁)

(2)道次逢迎,礼谒修𦉑。(释慧瓚)

(3)时又有沙门满德、善智、真懿、𦉑道者,同珽所学,慕义朋从。(卷二二,释慧珽)

(4)既而天子回光,𦉑美其道,群公拜手,请从弘业。(卷二四,释慧乘)

(5)饰以朱粉,摇动物𦉑。(卷二四,释知实)

2. 𦉑

(1)其实则不然,譬犹明𦉑现形,空谷应声,影响之来岂云^[19]远乎。(卷十八,释智通)

3. 𦉑

(1)至十五日,令遣藏共𦉑陵公^[20]检校度僧百二十人,并赐法服,各还所止。(卷十九,释法藏)

(2)尔日村人登山参疾,食𦉑辞还。(卷十九,释智晞)

4. 𦉑

(1)后复缀讲,众重𦉑矣。(卷二一,释法超)

(2)陈群^[21]𦉑均^[22]为之檀越,故使相趋常听二百许人。(卷二一,释智文)

5. 𦉑

(1)并《法华经疏》随使人𦉑也。(卷十九,释灌顶)

“𦉑”是避赵匡胤祖父简恭皇帝赵敬之正讳,而“𦉑”、“𦉑”、“𦉑”是为避其嫌名。^[23]“𦉑”是避赵匡胤之父宣祖弘殷之讳。^[24]

在《续传》中这些字在大多数时候又并不缺笔避讳。这一现象只可能有两种原因:第一,原文如此。第二,在雕刻印版时,书手或刻工们对原文中的避讳字已经不太看重,随意处理,这样才造成了缺与不缺混杂的局面。由于《赵城藏》的主体部分是依靠宋《开宝藏》覆刻的^[25],我们认为第二种可能性更大。金人在覆刻时已经不在意是否为宋朝赵氏祖宗避讳,因此对宋刻本原字随意进行处理,形成了完整字与避讳字同出的现象。

第四,可以为文字学史的研究提供帮助。

汉字有其自身产生、发展和演变的历史,每一个汉字的出现都在为汉字历史的研究提供帮助。《续传》中有些字就可以起到这一作用。如“你”:

(1)是你干健不返,放使入山餒虎。(卷二十五“释圆通”)

(2)帝语此人曰:“我国法急,不许道人民间。你复助急,不许道人山中。若尔,遣他何处得活?宜放入山,不须检校。”(卷二十七“释普安”)

“你”在传统上一直被看着是人称代词“你”的俗体。如《广韵·止韵》:“你,秦人呼傍人之称。”《正字通·人部》:“你,汝也。俗作你。”太田辰夫(2003:106)也说“‘你’是‘尔’的古体,‘尔’作为略字来使用,在它左边加上‘亻’旁而成的,是保留了‘尔’的古音。”但是对比以上例子可以发现明显不同。例(1)中的“你”是指示代词,应为“尔”之讹体。太田辰夫先生曾举《月上女经上》:“今遣我来至你所。”这个“‘你’在别的版本中作‘尔’。”并认为这个“你”“实际上是排印时将‘你’臆改而成的?”

^[26]但先生也未肯定,故加问号。从《续传》情况看,校刊记并未对该字出校,说明其它版本也同为“你”,不存在臆改行为。因此可以看出,在唐代“你”不仅是人称代词“你”的俗字,也是指示代词“尔”的讹字。搞清这一现象对汉语的语言和文字

研究都是有意义的。

综上所述,中华大藏经版《续传》中出现的大量文字现象为我们深入研究汉字的构成、演变、运用以及汉字学本身都具有材料和参考价值,是研究汉字发展规律的不可多得的材料。

注释及参考文献:

- [1]藤善真澄《道宣伝の研究》,日本京都大学学术出版会,2002年,第246页。
- [2]参陈垣《中国佛教史籍概论》,上海书店出版社,2005年,第22页。
- [3]本人亲自请教过刻经处先生该书版本来源。
- [4]参蔡运辰《二十五种藏经目录对照考释》,(台)新文丰出版公司,台北,1983年,第236页。
- [5]以日本弘教藏为底本,删去了部分日本著述。
- [6]扬州本、金陵本均为四十卷本。
- [7]异体字与俗字有密切联系,黄征先生认为“俗字就是历代不规范的异体字”,基于这一原因,我们有时把俗字也放到异体字中讨论,不再作更详细区分。同时,黄征先生关于俗字十类四十一一种的标准对异体字研究也有指导作用,这里套用先生之说。参黄征《敦煌俗字典》,上海教育出版社,2005年。
- [8]参吴钢辑,吴大敏编《唐碑俗字录》,三秦出版社,2004年,第108页。
- [9]参张涌泉《汉语俗字丛考·前言》,中华书局,2000年,第7页。
- [10]“西位”,资、磻、普、南、径、清作“西征”。
- [11]“右”,资、磻、普、南、径、清无。
- [12]“黄中”,诸本作“黄巾”。
- [13]“年德俱重”,资、磻、普、南、径、清作“年俱德重”。
- [14]“凑集”,资、磻、普、南、径、清作“凑进”。
- [15]参秦公《碑别字新编》,文物出版社,1985年,第56页。
- [16]参顾谒吉《隶辨》,中华书局,1986年,第49页。
- [17]“覓”,资、磻、普、南、径、清作“即”。
- [18]转引自曾宪能、张桂光《香港人学汉字》,中华书局,1988年,第3页。
- [19]“云”,诸本作“足”。
- [20]“竟陵公”,诸本作“景陵公”。
- [21]“群”,诸本作“郡”。
- [22]“均”,资、磻、普、南、径、清作“钧”。
- [23]王彦坤《历代避讳字汇典》云:“宋高宗御书石经,‘敬’字或缺其左下角之‘口’字作‘敬’……诸‘敬’字即书如是。又避嫌名‘镜’。”(中州古籍出版社,1997年,第239页)赵城藏来源于宋开宝藏,可见“敬”字缺笔讳是针对赵敬而言。而“鏡”、“竟”则为避其兼名。“京”与“敬”音近,故我们认为也是避其兼名。另有向熹先生《避讳与汉语》(三)对此也有详细记载,可参。
- [24]参王彦坤《历代避讳字汇典》,中州古籍出版社,1997年,第549页。按王文说“‘殷’或缺笔作‘𠂔’。”其性质应与“𠂔”同。
- [25]参方广锜《佛教大藏经》,载于中国佛教协会编《中国佛教》(五),中国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4年6月第182页。
- [26]参太田辰夫《中国语历史文法》,北大出版社,2003年,第106页。

The Value of Chinese Tripitaka Edition Continued Biographies of Eminent Monks in the Study of Philology

LI Ming-long

(School of Humanities, Sichuan Institute of Technology, Zigong, Sichuan 643000)

Abstract: Continued Biographies of Eminent Monks has big values in study of the evolution of the shape of Chinese characters and its culture and textual history and other aspects.

Key words: Continued Biographies of Eminent Monks; Philology; Value

(责任编辑:周锦鹤)